野薄荷

刘心武

佛寺旁院，是旅店最幽静的部分。团体包房，喜欢在寺外阳坡的新楼里；一般散客，也多嫌古老僧舍改造的客房有潮气。我却觉得那古院巨松、瓦房游廊别具魅力，选择了其中一间东厢房，住进去整理书稿。除了周末，那院里住客寥落，有时候就只有我一位。

院里不仅有三株冲天油松，正房前的两棵西府海棠枝叶垂地，初秋无花可赏，但点缀着玉黄色小果的茂密绿叶，风姿不让春葩。南墙两侧则是几丛翠竹。南墙外还有个套院，小小石桥跨过小小眼镜湖，湖里睡莲开紫花，有小小的锦鲤在绿波下摆尾游弋。湖边有多种树木，最显眼的是高高的柿树，结出的高庄柿子太多，啪嗒，眼见着金黄的柿子落地，想是树枝不耐重负故意抖落。

摆弄电脑里文稿累了，到院里散步，是最惬意的时光。翘起大尾巴的黑松鼠像表演杂技，瞬间就从油松枝上游梭到竹丛又跃向另一株油松高处，速度赛过刘翔。总有野鸽子咕咕叫，觉得就在身边，但寻觅其身影洵非易事，倒是黑白花和灰蓝色的喜鹊极其大方，时时在身边低飞，还喳喳不休。

住到第三天，一大觉醒来，忽然窗外人声刺耳——说不上是喧哗，却令人怪讶。且不洗漱，出门观望，大惑不解——七八个师傅在蹲着铲地皮。那院子铺敷了十字形带花边的石砌通道，通道切割出的有树木竹丛的地面，原来生长着自然地衣，大体是蛇莓和野薄荷，望去如茵，嗅有淡香，铲掉它们作甚？干活的师傅们外地口音，边干活边聊他们的家常，领工的是本地人，沏瓶热茶坐在石桌边的石绣墩上，耐心地跟我解释，说是旅店新的规划，树下绿地一律要改成统一的冬不枯草皮。

地表绿化也非要公式化么？那新楼外面的绿地铺冬不枯草皮，与不锈钢的抽象派雕塑倒是般配，这幽僻古院，就任蛇莓野薄荷春绿冬枯有何不可呢？我正喟叹间，师傅们铲下的植物已经堆成一垛，而运进来的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的草皮，也一卷卷地堆成了垛。他们是流水作业，这边铲那边铺，里外院的绿地改造，一天就完工了。

我从未及运走当作垃圾扔掉的杂草里，挑出了几茎还颇完好的野薄荷，布满细绒毛的多齿叶片，还有茎端那爆裂为无数鳞片的淡蓝泛粉的小小柱形花，仿佛都在微微喘息。我从卫生间取出一只闲置的玻璃杯，插上那野薄荷，搁在了电脑边。

又过了两天，敲着电脑，一瞥之中，忽然奇怪，那野薄荷怎么竟不枯萎呢？细观察，发现眼前的，已经不是那天拾来的——恍然大悟，敢情是收拾客房的服务员代为插入的！

旅店客房大体实行背靠背服务，一般都是我出院去新楼餐厅吃饭时，回来屋子就清理好了。那天我故意回来得早些，于是遇上了服务员。其实初入住也见过，交谈过几句，知道这小院是两个人轮值，白天是女服务员，晚上是男服务员。我问还没清理完房间的女服务员："野薄荷是您每天为我换的吗？"她点头。又问："院里的都铲掉了呀，您从那儿采来的呢？"她答："外院墙角太湖石边还有不少，他们网开一面。"我跟她道谢，这才看清她的面貌，眼睛细长，牙齿不齐，难称美丽，但嘴角的微笑很真诚。我跟她说："我是不赞成铲掉自然地衣的。何必全弄成一个样子呢？"她就说："是呀。有差别才有意思啊！"顺便指指给我换上的两只外表一样的热水瓶："这只到明天早上还热，那只到晚上就温了，它们性格不同，您要热要温，可以区别对待。"不多的话语，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她每天为我电脑旁的玻璃杯里换野薄荷——这应该算一项额外的服务，我觉得她似乎知道我是谁，但她绝不问我什么。我呢，心里泛起许多揣测：她也许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却偏选择了这样一个工作，甚或是为了忘却什么重塑什么，但我也坚持绝不向她打探。

预定住一个月，到二十天的时候因故撤离，退房前我去她所在的那间悬挂着"服务台"牌子的屋里，想跟她一总地道个谢。她不在，我却惊讶地发现，柜台上扣放着一本显然是她抽空就读几页的书——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回到家里，打开电脑，有股野薄荷的气息，刷新着我的思维。

摆脱奴役的又一条道路

郝铁川

在过去论及如何摆脱奴役之路时，人们往往聚焦于暴力革命和议会选举这两条途径。如今随着人们对持久和平的倍加珍惜和对文明多样的承认尊重，上个世纪初叶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的历史价值开始熠熠生辉。1999年，微软百科全书把甘地评选为十个改变上一个千年的伟人之一。许多论者把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称之为摆脱奴役的第三条道路。

暴力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肩负起"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神圣职责，把敌人视为人类的"罪恶之果"而加以铲除。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则建立在人性为善的判断之上。当今人类存在的罪恶现象是因为人们的善性尚未苏醒。而非暴力就是让人觉醒的手段。"爱和苦行"是践行非暴力的两大原则。"爱"就是要一方面敢于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妥协；"爱"就是要一方面爱自己阵营的人，另一方面兼爱自己的敌人。"苦行"就是要通过绝食自尽、静默祷告、去荤素食、戒烟止酒、自愿入狱受刑等自我牺牲，彰显自己内在的善性，呼唤敌人的觉悟。

1920年9月，国大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接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策略的决议，这一策略包括放弃殖民当地颁发的荣誉称号、抵制立法会议、抵制法庭和公立学校、抵制英货等。甘地从此成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在他的指挥下，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退出议会竞选，绝大多数选民拒绝参加投票；大批律师放弃了丰厚的收入，拒绝执业；约有6000名大学生、42000名中学生退出了公立学校；集中焚烧英国布、烟、酒等货物的壮观情景更是随处可见。殖民当局借口个别地方发生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流血冲突，逮捕了一些著名活动家。3万多名群众响应甘地号召，自愿走进监狱，抗议当局的迫害，监狱一时人满为患。但这一次的运动因为一个地方的警察署被群众焚烧，甘地立即叫停。

1930年—1933年，甘地领导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他认为殖民当局实行的食盐专营，是一项最不人道的法律。于是，他亲自率领一批非暴力信徒步行前往200英里开外的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销售，冲破官营制度。殖民当局逮捕了甘地，但非暴力信徒斗志更加坚强，2000名志愿队员徒步150英里，前往达沙拉盐场抢夺官府之盐。盐场外已掘好壕沟，铁丝网密密麻麻。24名英国警官带领400名警察，个个手执装有钢尖的木棍或手枪，严阵以待。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每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批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是。而队员们依旧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直到所有志愿者被打倒。

1933年5月，鉴于暴力时常发生，甘地建议国大党停止群众性的不合作运动，改为个别的不合作斗争。第二年10月的国大党孟买年会正式决定停止不服从运动。

甘地领导的两次全国范围的不合作运动虽然偃旗息鼓了，但它把民族独立的思想播撒到了人民群众的心里；把原来自以为可以主宰印度命运的殖民当局逼到了和印度人民的谈判桌上，把不服从运动这个民族独立新武器的长短展现给了世界人民。这些都令后人回味不已。

法眼看社会

非暴力运动与印度国民浓厚的宗教心理密切相关，不管是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不可避免具有宗教的一般特征：重视内心的修炼，忍受现实的苦难，追求来世的幸福，慎用暴力行为。非暴力主义对现实社会既反抗又妥协的心态根源于宗教，它与"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周易》）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截然不同的。

然而，批判的武器向来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带有强烈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它注重打造个人的道德魅力，彰显榜样的示范作用，强调道义的感化功能。可是，不管道德在革命军中具有多么大的威力，但"红花还要绿叶扶"，它无法挤压暴力、经济等手段的活动空间。把道德的力量神化、泛化，这既是非暴力运动辉煌一时的重要原因，也是非暴力运动必然衰落的内在逻辑。

我还是情系《我的祖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

我们的祝福是首歌

——写在十七大开幕日

杨咏桔

我们的祝福是首歌，站在塞纳我们唱黄河。
今天是中国人的好日子，海外儿女舞婆娑……
唱一首好运来，敞开的国门，风景会更独特。
唱一首万民福，掌舵的集体，健康更体魄。
我们的祝福是条河，河浪拍击送百舸。上游走的是中国人，不怕困难险滩多。
北京在前头走，十三亿儿女船头喝，加油啊，中国，再加油。我的船队可是龙舟啊！
科学张风帆，和谐是彼岸。民生民主两支桨，何处神州不春天？
我们的祝福是永远，风雨同舟心不变……
我们为你唱着歌，祖国，我们的母亲，你可听见？

2007年10月15日于巴黎

他乡遇故知

习慧泽

走进神户市的海港大酒店，眼睛顿时一亮——人头攒动的接待处长桌上，摆放的竟是一摞摞新民晚报，且是鲜见的另行编排的大开面日本版！作为在该报从业25年的老晚报人，赶紧掏出相机，请忙着派发的接待人员手持报纸留下倍觉亲切的瞬间。

应在日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组委会特邀，我们一行30多位"阿拉"这次和海南省代表团一起由海口直飞神户。

日本朋友打趣，兴许因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近4000名华商代表隆重汇聚神户，这关西的美丽海港城市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高温。为保交通安全，连日来各通往世界纪念大会堂会场的道路，均安排了警力予以指引，清一色鬓发斑白，烈日灼烤下个个制服湿透，还时不时用汉语招呼——你好，你好。同样感人的是晚上聚会，设在某大厦4楼音乐厅，怕来宾走岔，各楼层岔道及拐角均设有指路员，硬邦邦的汉语听来却亲切——"请上4楼"。

记忆犹深的是在和歌山县的新宫市，尚未跨进徐福公园的大门，一羽扇纶巾装束的白色长眉毛老人便迎了上来——"我是徐福"，并笑称因在地下睡了2000多年所以"普通话讲得不好"，而门内则一字排开站着许多身着中国旗袍前来欢迎的日本妇女和小孩。以徐福命名的饮料、糕点、茶精、果酒乃至药皂等商品，广告遍布街头，新宫还专门建有徐福协会，迄今东瀛的不少秦姓、福姓、羽田姓者，包括前首相羽田孜，都认为是这位秦朝方士的后代。

据说依据之一便是日文中羽田和秦姓读音相同，羽田孜家的祖墓碑上也发现有"秦"字。日本朋友还引经据典，考证出其岛根县首府松江的地名，乃到过上海松江地区的人发现两地湖光山色极为相似而给起的名。居民原本还邀我们一起上山种植"天台乌药"，这种常绿灌木至今仍入药日民间单方，并被视为徐福找到的长生不老仙药。徐福被奉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后因台风大雨山道泥泞，新宫人又坚持不让上山。

更难忘怀的是熊野三山之行，吹响长号，敲起大鼓，抬着熊熊燃烧着桧木松明的巨大火盆，跟随着上下均身着白色古装的火祭司仪们，我们越过大斋原上那高达34米的有日本第一之称的鸟居门牌坊，踏着由窄窄石板铺就长满青苔的熊野古道，进入了设立在古木参天密林中的会场。依然弥散着原始气息的熊野三山本是日本国民崇拜大自然的宗教圣地，并已列入世界遗产。

有意将中华文化年的活动安排进这片苍茫山川，其实还因东瀛如今盛行"日本起源彝族"之说。经日方专家赴云南深入考察，证实日本熊野三山所处的纪伊半岛上的"盂兰盆节"和云南彝族的"火把节"酷似，连火祭仪式也同日，东京博物馆迄今也珍藏有古老的彝族铜大鼓。

山与山难相见，人与人总相逢，一衣带水的"他乡"，由不得要遇上这么多"故知"了。

竹海云蒸 （中国画） 顾荣元

心与艺术节越贴越近

何士雄

1999年创办首届艺术节时，某日，忽然接到现任艺术节中心办公室主任柳百建的电话，问我能否参加艺术节的工作？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能。"一则，我自1997年退休后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二则，我在文艺界工作了数十年，对文艺也有难以割舍的情结。何况，参与艺术节工作也是学习的好机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且当时办公地点在东亚体育宾馆，离家很近，骑自行车仅20分钟，于是我欣然前往，有幸成为走进艺术节的最早工作人员之一。

我在艺术节办公室主要做些文字工作，诸如写简报、总结等。有人说，搞办公室文字工作是很枯燥的，其实不然，因为艺术节的活动内容相当多姿多彩，舞台演出星光闪耀、群文活动如火如荼、展览博览五彩缤纷、演出交易高潮迭起、节中之节各显特色。尤其是舞台演出，可谓是"百般红紫斗芳菲"。也许是我在上海芭蕾舞团工作受潜移默化的缘故，对舞蹈可以说是一往情深，凡有舞蹈演出必看无疑。如诗似画的芭蕾舞《天鹅湖》、火样激情的现代舞《生命之舞》、独特风格的民族舞《少林雄风》等，让你如痴如醉，仿佛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尽情享受参与艺术节的快乐。

当然有时也会遇到突发事件。某夜在美琪大戏院聆听荷兰交响乐团音乐会，突然台上的一只顶灯爆裂，所幸未伤及演奏员。时任艺术节组委会秘书长的薛沛建闻讯立即赶到剧场，妥善处理了此事，演出在停止了20分钟后继续进行。出乎意料的是剧场异常的平静，无一位观众起哄，充分体现了上海市民高度的文明素质，这也许是艺术熏陶的结果吧！

由于搞文字工作的关系，有空各种活动都得争取参加。一次，随中外艺术家赴浦东一个居民小区演出，车到小区门口，彩旗飘飘、锣鼓声声，居民们列队扭着秧歌，小区空地上人头攒动，周围还摆了好几个长桌，上面置放着居民们的杰作，有国画、书法、剪纸、刺绣，真像是过节一般热闹。外国艺术家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居民们自制的各种工艺品，而居民们看到外国艺术家喜欢的工艺品就送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喜出望外，连说"谢谢！"演出开始后，居民们越围越多，几乎水泄不通，有的只好站在凳子上观看，临空地的居民，干脆倚在窗口欣赏。德国艺术家表演了令人捧腹的哑剧，中国艺术家相继表演了独唱和二胡独奏，当法国艺术家登场，"美人舞如莲花旋"时，还邀请居民同场翩翩起舞，居民们也落落大方地共舞，顿时把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全场掌声雷动。居民们动情地说："足不出户，却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是艺术节带给我们美好的艺术享受，艺术节是名副其实人民大众的节日！"试想，用文字记录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难道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我与艺术节一起走过八年的风风雨雨，虽然上班地点离家越来越远，但我的心却与艺术节越贴越近。

十日谈 艺术节风采录

今年是新四军成立70周年。明起刊一组《新四军中上海兵》，请读者留意。

秋日登高

杨逸明

登高思绪伴云飞，秋色斑斓白发微。雨缀黄花新蕊吐，风传丹桂远香归。少年未可轻朝露，老境何妨剩夕晖。堪羡天公真作手，地衣铺就织天衣。